

經部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宣公十四年至十八年

一復室其子謂以女妻之

杜以為衛人以其父有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為傳文無衛侯之女為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

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令知非者案檢傳文

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忠於衛國本實

無罪所以告於諸侯秖欲虛以說晉衛人荷其功力何

得没其家資男子謂妻爲室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

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母

還子不得云復室其子

二

鄭昭宋聾耳目各舉一事

鄭昭言其目明則宋不明也宋聾言其耳闇則鄭不闇

也耳目各舉一事

三室皇寢門闕冢門雉門皆有闕名

下云劒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室皇爲寢門之闕謂至門逐及也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經皇注云經皇冢前闕者亦以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爲闕唯指雉門以雉門髙大爲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爲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爲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

闕言之此作室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其名為室皇及市名蒲胥義未聞

四 小國事大國若誅而薦賄則無及

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貌車服之飾劉炫以為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

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産於是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

五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聘禮賓執圭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其享幣又有皮幣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君使卿韋弁服歸饔餼五牢有司入陳罋豆簋

鉶醯醢百甕米百筥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也劉炫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六劉炫以庭實等皆主人答賓

杜謂於是有者皆主人之事故以容貌爲威儀容顔當謂善爲威儀容顔以接賓也采章車服文章謂主人陳

設物采文章以接賔周禮車迎之類也嘉淑皆訓為善容貌文章以外別言善善故以為令辭稱讃謂接賔之時善言辭善稱讃也加貨謂好貨加增於常若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為介王重賄之之類故以加貨為命宥幣帛也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賔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賔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賔之物

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鞏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衹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故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為容貌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於聘總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

也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為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令知劉說非者僖二十二年楚子入享于鄭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飧有陪鼎僖二十九年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

物禮傳賔之於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為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邢丘是獻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苟違杜義以為庭實旅百及容貌采章嘉淑加貨之等並為實物又以諸侯親朝無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於義非也

七宋楚平書人上下欲之

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彊之意昭七年曁齊平燕與齊平也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

鄭平魯與平也諸言平者皆舉國言平總言二國和同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此言宋人楚人史異辭耳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然則彼不稱人者豈唯國君欲平而在下不欲平乎傳載盟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釋例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赴辭也

八夷狄稱豪稱種今猶稱民

潞是國名赤狄之内別種一國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孫則稱豪名為種若中國之始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葢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即以國名為氏但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臯落氏皆是也杜言氏國故稱氏雖指解此狄而中國亦然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内宰上春生穜稑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

九稱殺者兩下相殺之詞

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傳稱此人為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經文倒札字也

十初稅畝謂十取二後遂以為常

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今又履其餘畝

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論語云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此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云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不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井

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諸儒多用彼為義如彼所言則家别一百一十畝是謂十外税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税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税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為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

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佑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今又履其餘畝稅之更十取一耳履畝榖梁傳文也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

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

十一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

十二晉賞林父士伯羊舌職謂文王所以造周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
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
字郯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
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
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
敬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
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
周能施也錫賜也謂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

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文王所以造周二後見成二多也字

十三 服氏謂華元子反私盟計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為退師若孟任割臂與魯莊公盟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此辭耳此非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十四 釋妖災及妖孽禍痾眚祥

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

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時者寒暑風雨震雹雪霜也日月者薄食夜明也星辰者彗孛霣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為妖災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為之也此傳地反物者唯言妖耳洪範五行傳則有妖孽禍痾眚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為義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

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類言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為稱唯眚祥有內外之異耳大吉皆是妖也

十五文反正為乏文亦謂之字

許慎說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文反正為乏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

十六 杜以宣榭講武屋公羊謂宣王廟不毁

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義未聞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别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宫云無室曰榭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公羊以為宣宫

之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中興其廟不毁與左氏異

十七晉中軍將上卿太傅又尊

晉之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太傅又尊於上卿且加太傅以褒顯之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此亦云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天子太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太傅孤卿之官也

周禮典命云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為霸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太傅陽子太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

十八享當體薦而殽烝士會怪問之

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故烝為升也鄭玄詩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殽則殽是可食之名切肉為殽乃升於俎故謂之殽烝若公侯來朝王為設享則當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殽

烝故怪而問之王為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殽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共食噉之所以示慈惠也其宴飲殽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横脊七長脅八短脅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脡脊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五等諸侯揔名為公故云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為之設享又設燕也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為設享仍用公之燕

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此甚詳王名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爾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烝注國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飫即享禮也禮之立成者名為飫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親戚宴享則宴享禮

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殽烝此傳畧而為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彼解之

十九 郤克徵會于齊跛而登穀傳克眇

十七年傳注跛而登階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傴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跛

二十 庶有豸乎豸訓解

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注豸解也正義曰方言文

一二十　母弟之見經者二十傳所發六條

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文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義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釋例曰母弟之寵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存雖俱稱公子其凡為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既以隆友于之恩亦以奬為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為君故不言夫

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尼因母弟之例據例以興義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稱

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黄衛侯之弟鱄出奔皆是兄害其弟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逐其弟傳言非罪非黄之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至於陳招殺兄之子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凡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

存弟以示兄曲也鄭伯既云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
叚故特去弟兩見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
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與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
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莒挐非卿
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
弟者皆卿也劉炫云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為文後
凡嫌妾子為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
二十二　吳楚僭王不書葬

諸侯之葬魯不會則不書知吴楚之葬爲僭不書者襄二十九年傳稱葬楚康王公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爲魯不會也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亦民有君臣之别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玄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公羊傳曰吴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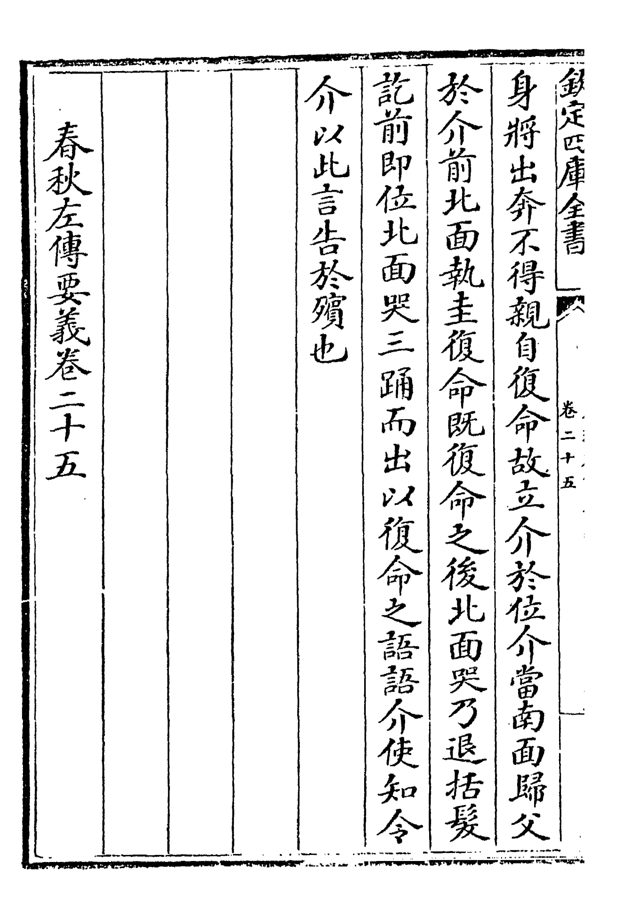
二十三 戕弑别内外之名

春秋謂自内虐其君者通以弑爲文也春秋弑君多矣

其戕唯此一事自弑其君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人所殺為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

二十四　歸父聘晉還而公薨

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



身將出奔不得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就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令介以此言告於殯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成公元年至三年

一成公穆姜所生左疑世家誤

魯世家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衛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案宣元年夫人婦

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此始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衡為質於楚公衡成公子也既堪為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未得有成長之男

二

二月無氷令之十二月冬温

襄二十八年春無氷彼春無氷則是竟春無氷此亦應竟春無氷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㱿梁傳曰終時無氷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氷何也終無氷矣加之寒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無氷則終

無冰矣杜言令之十二月者見此意也

三　杜引司馬法而名周禮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然則杜之此注多是司馬法文而獨以周禮冠之

者以司馬法祖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言此是周禮之法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註論語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與此不同者鄭注小司徒云方十里為成緣邊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六十四井案鄭注小司徒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也小司徒辨

畿内都鄙之地域鄭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内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

四　天子諸侯鄉遂竟内出兵法

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竟内之兵案此一車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大數不同者大司馬所

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必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及尚書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此言四丘

為甸並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轂一乘耳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為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令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於常譏其重斂故書之也

五　穀梁丘作甲謂以農為工

穀梁傳曰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丘作甲非正也其意以為四邑為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為工失其本業故譏

之今左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重斂之事傳無明文而知必畏穀梁以為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為齊難故作丘甲以慮有齊難而多作甲兵知使丘為甸甲而倍作之也士卒牛馬悉倍於常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餘斂充之耳非作之也譏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為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卓千乘昭公之蒐

傳稱草車千乘此時亦應然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

六 劉康公旣平戎又徼而伐之

劉康公知卽王季子也傳言平戎于王戎必遣使詣周受平但康公要戎者旣平矣戎必無備要其無備將遂往伐之故下云遂伐茅戎敗于徐吾之地也茅戎已是戎內之別徐吾又是茅戎之內聚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之處

七 聘會止書一使行師並書諸將

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帥詳內略外

八 小國大夫不書今書曹大夫為卿

書曹公子首者釋例曰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差等當春秋時漸以變改是故仲尼丘明據時之宜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也命者其君正爵命

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皆以卿禮書於經衛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鄫之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盟會戰伐甚多唯曹公子首得見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是言首成為卿故書

九 穀梁謂鞌去齊五百里甚言之

齊之四竟不應過遥且鞌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

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緜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鞍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

十公會嬰齊不貶有蔡許之君

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會公侯則貶之而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嬰齊會公計亦應貶而不貶者為其會有蔡許之君蔡侯許男與公相敵嬰齊不與公敵故不貶也二君乘楚車謂之失位經雖抑而不書會時其身實在且二君與楚同行無容不列於會故知二君在會嬰齊不

敵公也或以為於時兵將嬰齊為主蔡許為王左右隸屬嬰齊則二君卑於嬰齊何由得與公敵斯不然矣征伐以主兵為先盟會以尊卑為序春秋之常也

十一 楚君臣列於諸侯始末

傳曰卿不書匱盟也謂匱盟之故并貶楚卿楚卿於是盟上始與中國相準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舊說亦隨文强生善惡之狀混濆無已其不能得辭則皆言惡鸞夷得志然當齊桓之盛而經以屈完敵之若必有

褒貶非抑楚也此乃楚之初興未閑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同異猶秦之僻陋不與中國凖故春秋亦未以存例也楚之熊繹始封於楚辟在荆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及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然未能自同於列國故經稱荆敗蔡師荆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總其君臣至於魯僖始稱楚人而班次在於蔡下僖二十一年當楚成王之世能遂其業内列于公侯會於盂楚之君爵始與中國列然其臣名氏猶多參錯至魯成二年楚

公子嬰齊始乃具列傳曰卿不書匱盟也兼為楚臣示例也自此以上春秋未以入例自此以下褒貶之義可得而論之也

十二　守新築稱新築人猶鄹大夫稱鄹人

注于奚守新築大夫正義曰大夫守邑以邑冠之呼為其人孔子父鄹邑大夫傳稱鄹人紇論語謂孔子為鄹人之子即此類也

十三　曲縣謂軒縣三面其形曲

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衆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鄭玄云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虡者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是先儒皆以闕南方故曲也家語說此事云請曲縣之樂繁纓以朝王肅云軒縣闕一面故

謂之曲縣

十四 繁纓馬飾今對曲縣故云諸侯之服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以祀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樊纓七就異姓以封革路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鄭玄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彩罽飾之就成也玉路十二成金路九成象路七成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木

路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亦五成是言天子諸侯樊纓之飾繁即鞶也字之異耳巾車又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其飾皆無樊纓是樊纓為馬之飾皆諸侯之服也桒儀禮既夕士薦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草輅木輅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又于奚所請故云諸侯之服且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輅士喪禮為送葬設盛服耳皆非正法所有也

十五 仲尼名器等語在後聞之

仲尼在後聞之曰此曲縣繁纓可惜也名所以出信也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此信所以守車服之器也禮明尊卑之别車服以表尊卑車服之器其中所以藏禮禮所以行其物宜也物皆得宜然則是利生焉此義所以生利益也利益所以成民此乃政教之大節也若以名器借人則是與人政也政教既亡則國家從之而亡

十六 中軍將自執旗鼓君親將亦然

以郤克為中軍之將言巳之傷而未絶皷音明是法當自執旗皷也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賛王皷鄭玄云王通皷佐擊其餘面上云齊侯親鼓則天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皷以令衆郤克云余病矣言巳不堪擊皷欲有退軍之意故責之援枹而皷謂引杖以擊之

十七　自非元帥皆御者在中將在左

韓厥為司馬亦是軍之諸將也以夢之故乃居中為御明其本不當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須云代御

以此知自非元帥其餘軍之諸將皆御者在中將在左

十八 齊侯不射君子非戎禮

僖二十二年傳曰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宣二年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是戎事以殺敵為禮齊侯謂射君子為非禮者乃是齊侯不知戎禮也

十九 國君敗績敵國勝將猶事以臣禮

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杜

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

二十賓媚人即國佐不知何等名

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即國佐也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

二十一玉在𤮊磬之間明二者皆玉

鄭衆注考工記云甗無底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甑也下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為之傳文玉在甗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言齊侯滅而云滅紀所得者紀侯被偪而去後齊侯收其民人又取其珍寶此則與滅無異

二十二 蕭同叔子為質非德類

蕭同叔子非他人是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言之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諸侯之

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親其類令輕慢其母不愛同類即是違王命也柰此王命何令輕齊侯之母亦是輕晉侯之母自輕其母即是不孝且告語諸侯云以母為質是此者以不孝之事令諸侯也詩之意言孝子所以行孝不為匱乏之道故以孝道長賜女之族類諸侯皆晉侯之類

二十三　三代有五伯鄭謂霸者把也

鄭語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

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鄭玄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二十四 以師拒戰而曰犒孫辭

士卒之勞於外師衆枯槁以酒食勞之謂之犒師此以師拒戰非犒勞之義而亦稱犒者言以此師衆往當待之如以酒食犒之然爲孫順之辭耳

二十五　藉口藉手

禮承玉之物名為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為薦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為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為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為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

二十六　魯賜晉卿及大夫命服與周禮異數

軍將佐為號其司馬司空皆為大夫之官仍有為卿之嫌故云晉司馬司空皆大夫也明他國以為卿晉以為

大夫也輿帥至於亞旅本是大夫官名故又云亦大夫也軍行有此大夫從者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次於卿是衆大夫也無專職掌散共軍事故後言之

二十七 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蜃者蛤之類也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鄭玄云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是用蜃以瘞壙也禮檀弓記曰塗車芻靈傳

言益車馬者謂用此塗車芻馬益多於常故云多車馬也鄭玄云殺人以衛死者曰殉言殉還其左右也言始用殉則自此以後宋君葬常用殉故謂此為始也劉炫以為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知不然杜以傳用蜃炭共文故知燒蛤為灰又且炭亦灰之類

二十八 宋僭王禮椁四阿棺翰檜

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為四注椁也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抗木橫三縮

二謂於棺之上設此木從二横三以負土則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榦也舎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邉障土者也翰在牆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為旁飾上飾也言椁有棺有則是本不當有言其厚葬譏其奢僭

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四阿翰檜皆是王之禮

二十九　晉二子自役弔衛不敢成禮

哭於大門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面衛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西面各從賓主之位婦人哭於門内謂門内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也至於二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以至於葬沈氏云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

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令二子師行經衞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

三十 子蠻御叔短命亦罪夏姬

天子蠻殺御叔正義曰子蠻御叔自以短命死耳以天鍾美於是致使物無兩大故亦以二事為夏姬之罪

三十一 禁人不得仕謂之錮

說文云錮鑄塞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使不漏禁

人使不得仕官者其事亦似之故謂之禁錮今世猶然

三十二　畏晉竊與楚盟曰還盟

傳既言還盟以解經又自解名曰還盟之意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此是還之之盟也諸侯之卿竊與楚盟而仲尼貶之言其不應背晉

三十三　譏竊與楚盟而薄宋顯盟不譏

釋例曰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書盟而貶其卿此所以成晉為盟主也吳之彊始於會鄫終於黃池凡三會三

伐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禮儀不典則盟神不蠲非所以結信義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為盟主也既不與吳之為盟主則宋魯衛三國私盟可許故無貶文是也若然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於宋彼二者皆顯與楚盟並無貶責此竊與楚盟而貶之者當僖公之時齊桓既卒晉文未興中國無伯唯彊是與

三十四 蔡許君乘楚車以失位不書

小國之從大國其征伐也皆自乘其車自率其軍至戰陳之時與同出力耳此二君棄巳之車乘楚之乘乃為楚王左右則是失位既失其位非復國君故侵與盟會並皆不序

三十五　三公亦稱三吏

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玄云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

三十六　鞏朔獻齊捷王待如告慶之禮

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不得依獻捷之禮其獻捷之禮王待之必重於告慶之禮鞏朔晉之上軍大夫也縱使得如獻捷之禮亦當降卿禮一等傳言降於卿禮一等以見王待鞏朔不失常也

三十七　盡東齊畝以逞欲晉實不優

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

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

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

三十八 魯以執斲執鍼織紝賂楚

楚侵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注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

三十九 引大誓意不引本文

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正義曰言大誓所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六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成公三年至十年

一宋衛未葬稱爵接鄰非禮

僖九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彼王既踰年矣猶不得稱王命臣知諸侯雖則

踰年但是未葬不得稱爵以接鄰國正以王不命臣明知其非禮也

二 新宮火三日哭異於餘廟

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傳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二傳皆以新宮為宣宮三日哭為得禮故杜依用之宣公以其十八年冬十月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

祥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之新宮禮檀弓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哀三年桓宮僖宮災不言哭而此言三日哭者釋例曰新宮者宣公之廟父廟也諒闇始闋而遇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異於餘廟也

三 經闕㢈咎如潰四字

傳言上失民也釋經潰文若經無潰文則傳無所解故疑經闕此四字

四 晉卿雖六自三以後皆下卿

於時郤克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晉立三軍將佐有六第三猶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三是其正故定以三人為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往年賜晉三師皆以三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

五 大國侵小故衛在晉不為次國

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以土地之大

小命數為等差也春秋之世强陵弱大吞小爵雖不能自改地則以力升降諸侯聚會强者為雄史書時事大小為序此事不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傳子產語晉曰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是晉有方千里者三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於晉不過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為次國其為次國者當齊

秦乎

六

齊朝晉授玉馬遷誤謂授玉

玉謂所執之圭也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於此時郤克趨進故記之也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然此時天子雖微諸侯竝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

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竊原馬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為將授王遂飾成為此謬辭耳

七　韓厥服改言戎朝異服

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禮玉藻記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迎聘客尚以皮弁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皮弁也鄭玄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

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為裳是戎朝異服也

八

鄆有東西此欲備晉在西鄆

四年冬城鄆正義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杜云此西鄆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為公欲叛晉故城鄆以為備當西鄆也

九 水旁已為氾水旁巳為氾

杜注滎陽中牟縣有東氾襄城縣有南氾知此氾祭非彼二氾而以成臯縣東有氾水者以傳為晉伐鄭取氾祭既為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氾水也字書水旁巳為氾水旁已為氾字相亂也漢書音義亦為氾令氾水上源謂氾谷

十 杞叔姬巳出而稱杞

五年杞叔姬來歸正義曰杞既出之猶稱杞者雜記曰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鄭玄云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絶不用此為始

十一 山崩降服乘縵當乘墨車

鄭玄云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耳墨車不畫也孤之車尚有瑑約明諸侯之車必有瑑約詩所謂約軝錯衡是其事也乘縵車無文蓋乘大夫墨車也覲禮侯氏乘墨車乃朝鄭玄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

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彼為適王尚乘墨車明此山崩降服亦乘墨也

十二 降服出次謂次於郊

僖三十三年傳秦伯以師敗于殽素服郊次此言出次降服明亦次于郊也文四年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注云辟正寢與此文互相見也

十三 立武宫謂立武軍復武公廟

杜以傳稱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鞌在二年今始立

武宫故云魯人自章之功至今無患追思章戰以為已功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廟以告戰勝之事欲以章示後世明己之功也其意言築為武軍又作武公之廟公羊傳曰武宫者何武公之宫也是立宫為武公廟也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其廟毁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為不毁之廟禮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言其世世不毁劉炫以為直立武公之宫不築武軍令知不然者以下傳云聽於人以救其

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是丘明譏魯立武以章武功明非徒築宮而已又宣十二年潘黨請築武軍楚子云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武非吾功遂不敢築武軍以明武功此則丘明譏魯章武功明亦築武軍也若其唯築武宮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宮不得單稱武也

十四 授玉東楹之東譏鄭伯行速

聘禮云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玄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之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

行二也聘禮大夫奉命來聘君臣不敵故授玉于東楹之間國君來朝尊卑禮敵且傳言東楹之東以譏鄭伯行速明禮當授玉于兩楹之間

十五　立武宮與煬宮異非禱

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案定元年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立煬宮此若為禱而立何以不言禱也

十六　惟河東鹽池名鹽

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緫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為鹽餘鹽不名鹽也

十七 天子諸侯内外朝路寢

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知寢庭是路寢之庭也沈氏云大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為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其路門之外朝則司士掌焉故司士

掌治朝之儀治朝則路門之外每日治朝事之朝也其庫門之外朝則朝士掌焉故朝士云掌外朝之法此是詢衆庶問罪人之處也凡人君内朝二外朝一内朝二者路門内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臯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

十八　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

魯語敬姜云昔者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居之勞其

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敬姜此語自是激發之辭未必聖王盡然要亦有此理也太史公書稱武王克殷恐殷民富侈太史公曰奢昏厚葬以破其産為其富而驕佚故設法以貧之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厚教為其貧而無恥欲營生以富之也此皆觀民設教

故其禮不同若遷都近鹽則民皆商販則富者彌富驕侈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致貧富者削貧而為富惡民之富乃是愍民之貧欲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

十九　鼷鼠如令鼠狼

釋獸云鼷鼠李巡曰鼷鼩鼠一名鼷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令鼠狼

二十　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卒謂更將百人也言之者婉句耳凡將一百二十五人適吳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焉又舍二十五人也凡舍九乘車二十五人與吳矣發首言兩之一者為舍此兩之一故先言之又言卒者見巫臣所將非唯有一兩也司馬法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傳言偏不言大當是留九乘車矣唯言留一偏不見元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丘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誤本文蘇

氏云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則以去時十五乘車傳不言者以舍既稱偏眀去時有車可知從省文也沈氏云聘使未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為方欲教吴戰陳故與常不同

二十一　昏有六禮宋惟見納幣逆女

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華元新始告魯欲圖為昏昏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云納采鄭玄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

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可求媒於他國自使臣行則亦媒之義昏有六禮下達後初有納采擇之禮既行納采其日即行問名問女之名將歸卜其吉凶也婦既卜得吉又使使者往告謂之納吉納吉則昏禮定矣復遣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禮士禮納徵有玄纁束帛儷皮其諸侯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納幣以後又有請期親迎是之謂六禮也計華元來聘之後當有

納采納吉二使二使之後乃次納幣今唯書納幣者納采納吉其使非卿故不書也釋例曰諸侯昏禮亡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納幣逆女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是言聘女不應使卿令華元以卿將命故特書之也

二十二 即位八年賜命雖緩而不宜譏

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亦無正禮唯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明當即位即賜之命今八年乃來是緩也隱元年宰咺來賵為其緩書名以譏之此亦緩也而不譏之者彼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子氏未薨而豫凶事所失者大故特譏之春秋之時賜命禮廢唯文

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死後追賜其餘皆不得賜茍以得之為榮故不復譏其緩也且賜之以圭者為朝而合瑞魯尚不朝天子不宜譏天子賜緩也

二十三　經稱王稱天王天子

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公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杜用彼說

二十四 諸侯一聘九女

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是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也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是夫人與媵皆同姓之國也魯衛同姓故來媵之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

年而送之所以絶望求塞非常也辭稱惷愚不教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也

二十五　史記趙朔取晉成公娣不可從

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索隱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

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二十六　史記滅趙事存趙事與左違不可從

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弑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

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

二十七 膏肓以媵不必同姓

膏肓以為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為短鄭箴云禮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為榮不得貶也

二十八 仲年行父之聘皆三月致女

九年注女嫁至之好正義曰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此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二者其間並近三月禮婦入三月廟見知致女必以三月盖廟見之後婦禮既成使大夫聘問謂之致女其成婦之禮存謙敬序殷勤

二十九 秦以楚冠賜近臣即今獬豸冠

廌仂漢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古有獬豸獸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形用為冠令觸人也

三十

泠氏世掌樂故號泠官

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於泠官鄭玄云泠官樂官也泠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泠官呂氏春秋稱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崘之陰取竹斷兩

節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昭二十一年傳景王鑄無射
泠州鳩非之是泠氏世掌樂官也周語云景王鑄鍾成
泠人告龢魯語云泠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此稱泠人詩
稱泠官

三十一 晉州滿王孫滿不避周穆諱

如傳文知晉侯是大子也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名諱
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
同名不諱則此為州滿或為州蒲誤耳今定本作滿

三十二 晉太子生代父位經書晉侯

傳無譏文知譏其生代父位失人子之禮者傳稱凡在喪公侯曰子父喪代位尚不稱君生代父位譏之必矣傳言立太子以為君若其不譏則不須此傳是顯其譏之意

三十三 疾在肓上膏下

注肓鬲也心下為膏正義曰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

雖凝者為脂釋者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臅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為釋者為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當為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三十四 六月麥始熟今四月

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注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七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成公十一年至十六年

一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十一年注正月至見止正義曰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彼以踰年故書正月公在楚此亦踰年不書正月公在晉者為諱見止故正月不以

告廟案春秋上下公之在晉諱與不諱悉皆不書此言諱見止者以此兼有諱義故詳之也宣五年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注云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宣七年公會晉侯云云于黒壤傳稱晉侯以公不朝又不聘止公于會不與公盟八年公至自晉注云義與五年書過同此亦見止公還不以為恥故告至耳

二

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

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為兄妻呼弟妻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固即惑於傳文不知何以為說今謂母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姒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夫族其夫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喪服小功章曰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釋

親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令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姒昭二十八年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豈計夫之長幼乎釋親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生先後為娣姒則知娣姒以己之年非夫之年也故賈逵鄭玄及此注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為姒言兩人相謂謂長者為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

三 周公出奔晉凡自無出

十二年傳注天子至非之正義曰凡言出者謂出其封內天子以天下為家本無出封之理以無外之故雖有出奔之人史策皆不言出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實出而不言出是其事也襄王避於氾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故書云出居於鄭此周公王既復之而又自出故書云出奔是不應言出而言出皆所以罪責之也鄭玄荅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

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以為實無出法案書流宥五刑則宥者流之非不出也舜放四罪投之四裔安得不出畿乎若如周禮無流放之文即云周無放臣之法禮三諫不從待放於郊然則周臣三諫不從終是不蒙王放欲令諫者何以措身左傳發凡自是書策之例因即以為周制謂其實無出者執文害意為蔽何甚

四 交贄往來謂聘使

傳言交贄往來謂聘使來去也聘禮賔執圭以通命執

幣以致享故知贄是幣謂聘享之禮也

五 享聘客金奏在庭令為地室驚賓

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鍾故周禮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鍾鼓以鍾先擊故先言鍾也鍾以金為之謂之金奏故鍾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也鄭玄燕禮注云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是金為奏節之初故傳言金奏作於下作樂先擊鍾故注云擊鍾而奏樂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兩

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郊特牲曰賔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𤣥云賔朝聘者朝聘達言之則燕享朝賔聘客皆入門即奏樂矣其實朝賔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此郤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楚之為地室而縣待客將登乃奏乃所以見異故欲以驚賔矣燕享聘客皆當入門奏肆夏若燕已之羣臣則有王事之勞者乃得以樂納賔其常燕唯有升歌間合而已無納賔之樂也故燕禮記云若以樂納

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焉是燕已之臣無王事之勞者不以樂納賓也

六燕已臣以樂納賓聘客必然

卒聞地下鍾聲出其不意故驚而走出其出實為驚怖因即飾辭辭樂言已不敢當大禮匿其驚走之意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是賓入門作樂為兩君相見之禮也而燕禮雖兼聘問之賓以燕已臣為主而云若以樂納賓燕已之臣尚有以樂納賓之法則燕享

聘客必以樂納賓矣故鄭玄郊特牲注云賓朝聘者朝聘並言則君臣同樂郤至不敢同君故以之爲辭耳非謂禮不得也

七　朝而不夕言無事

朝而不夕正義曰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人息事少故百官承奉職事皆朝朝而莫不夕不夕言無事也

八　爭尋常以盡其民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喻其少故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盡殺其民

九　世治則公侯扞民亂則役武夫害人

武夫有武能為人之扞蔽世治則公侯同於武夫同其腹心相與扞己民而已不侵犯他人也世亂則使武夫同於公侯其公侯欲得拓竟寬土則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武夫為己腹心股肱爪牙令之侵害鄰國搏擊也

噬齧也犬能搏噬譬之於犬為搏噬之用無已時也

十 郤至引詩武夫答一矢之言

天下有道之時則公侯能為民扞城禦難而使武夫制其已之腹心不侵犯他國也亂則反之不腹扞蔽已民乃以武夫從已腹心將武夫為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是反治世也晉楚世為仇敵常有相害之心子反言一矢相加仍懷戰鬬之意故郤至言世治則自守世亂則相侵害荅上一矢之言冀得久為和好

十一 晉以侯伯乞師執讓以逼成

十三年注將伐至讓辭正義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名兵威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讓以逼成其計

十二 書朝王所與如京師不同

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為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為伐秦即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

十三 禮身之幹敬身之基

幹以樹木為喻基以牆屋為喻樹木以本根為幹有幹故枝葉茂焉牆屋以下土為基有基乃牆屋成焉人身以禮敬為本必有禮敬身乃存郤子無基則亦無幹但言有所局不復得言幹耳

十四 王以行人之禮待宣伯而賄為介者

周語云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有異焉其

弊薄而言謟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願是賞不善也且財不給王使私問諸魯魯人云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孔晁云行人使人也以使人之禮禮之不從聘者之賜禮也又曰魯侯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十五 盛以脤器曰脤出兵祭社曰宜

盛以脤器故曰脤也既言宜社又自解宜名釋天云起

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有事祭也宜求見祐也是宜者出兵祭社之名

十六 受中定命

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之所稟受度是也命雖受之天地短長有本順理則壽考逆理則夭折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法則以定此命

十七 養之以福敗以取禍

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敗以取禍謂禍及身也福則人之所欲作往就之辭也禍則人之所惡作自來之語也

十八 呂相說言諸侯致命于秦杜劉異

劉炫以為誣秦令知不然者凡誣秦者謂加之罪傳辭少略者可得稱誣令傳云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又云我有大造于西傳文既詳明諸侯

諸侯實有此意若無諸侯何得稱為大造且秦師襲鄭鄭亦疾秦此則諸侯之義也劉以為實無諸侯而規杜過非也

十九伐保城亦是誣秦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傳皆無文獨謂此為誣者於時輕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故知此伐保城是誣之也春秋之時更無費國秦唯滅滑不滅費知費即滑也滑國都於費國邑並舉以圓文耳

二十 晉自名公子雍非秦罪

納雍害晉若蟲食禾然彼晉自名雍非秦罪也

二十一 師役戰聚古人爲文有辟

劉殺釋詁文方言云虔殺也重言殺者亦圓文耳輔氏之聚謂聚衆以拒秦也以上有殽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不用重文故變文言聚古人爲文亦有辟耳

二十二 絶秦是厲公之言宜稱寡人

劉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已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奉

君命兼有己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為寡人稱君為誤今删定知劉說非者以吕相奉厲公之命而往絶秦則皆是厲公之言不得兼有己語案隱十一年鄭伯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令吕相稱厲公之命還與自稱無異亦當云我寡人故知稱君為誤

二十三 晉辭欲親狄以曲秦故引狄于昏姻

文公所弃之狄不言赤白以其伐赤不應赤自相伐知白狄伐之也其女雖是赤狄之種而由白狄以納文公

得以白狄為昏姻也且此辭多誣欲親狄以曲秦故引狄為昏姻耳晉人自數伐狄寧復顧昏姻也杜以傳有季隗之事引之以證昏姻未必晉於白狄處無昏姻

二十四 諸侯不得祭天此云告昊天上帝

昭告昊天上帝正義曰禮諸侯不得祭天其盟不主天神鄭玄覲禮注云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襄十一年亳城北之盟其載書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注云二司天神唯告天之別神不告昊天上

帝此秦楚為盟告天帝者春秋之時不能如禮且此辭多誣未必是實晉與諸國結盟皆不告昊天上帝何由秦楚獨敢告之蓋欲示楚人恨秦之深

二十五 佞非善惡之稱故以不佞為謙

論語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為謙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為佞有善有惡耳為善敏捷是善佞為惡敏捷是惡佞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

用佞耳

二十六　晉多誣秦傳唯據三事

秦栢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注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二十七　秦爵二十級春秋時已有

秦之官爵有此不更之名知女父是人之名字不更是官爵之號漢書稱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

級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商君者商鞅也秦孝公之相封於商號為商君案傳此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為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其名之義難得而知

二十八 經文依策書傳文采簡牘

傳言戰敗而經不書杜以意測之不知其故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也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

二十九 兕觵其觩

十四年詩曰至來求正義曰兕觵罰酒之爵言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無失禮者用兕觵之爵其觩然空陳設之無所可罰在席飲美酒者皆能思柔順中和故不用

也彼飲燕君子與人交接非有傲慢之心故萬種福禄求來歸之詩小雅桑扈之章兕觵以兕角為觵也周禮小胥職云觵其不敬者是所以罰不敬也異義韓詩說觵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觵廓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詩毛傳說觵大七升許慎云觵罰有過一飲七升為過多當謂五升是也詩良耜云有捄其角則捄是角貌此詩之意指其角貌言陳設不用故云陳設之貌

三十 再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三人例

宣元年已發尊君命尊夫人之例今復發者彼以喪娶嫌非正禮且公子非族故重明之何休膏肓難左氏叔孫僑如舍族爲尊夫人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左氏爲短鄭箴云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爲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則此類也

三十一　東門氏至嬰齊爲後改仲氏

十五年注襄仲至仲氏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嬰齊為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以為歸父之弟則同其言稱仲之意則異公羊以為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為歸父之子則為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為氏穀梁以為宣八年仲遂卒者為殺子赤疎之不使稱公子父既見疎不得稱公子故其子由父亦疎之不得稱公孫故别言仲氏杜之此注其言不明當以為襄仲歸父本以東門為氏及命嬰齊紹歸父之後改之曰仲氏也劉炫云仲遂受

賜為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三十二 宋華元挾晉以歸書之示其本情

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此是魚石止之宜從國逆之例而為諸侯納之文書曰自晉歸者華元與欒書相善怖懼桓族欲挾晉以自重以晉納告於諸侯春秋從而書之以示元之本情

三十三 惡不及民不稱人以執

釋例曰諸侯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例所加故但書執某侯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若乃肆於民上人懷怨讐諸侯致討則稱某人執某侯衆討之文也諸侯雖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晉侯執曹伯是也諸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傳隨而著其本狀以明得失也

三十四　子臧季札衛鄄楚閭皆守節者

聖達至守乎正義曰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聖人達於天命識已知分若以歴數在已則當奉承靈命不復拘君臣之交上下之禮舜禹受終湯武革命是言達節者也若自知已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與而不受子臧季札衛公子鄄楚公子閭如此之類皆守節者也下愚之人不識已分倘張妄作取非其理干紀亂常如此之輩古今多矣州吁無知之等皆失節者

也子臧自以身是庶子不合有國故言為君非吾節也
雖不能為聖敢失其守節者乎

三十五　正月令仲冬而雨木冰寒過節

十六年正月雨木氷正義曰正月令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公羊穀梁皆云雨而木冰是冰封著樹也今世時有之皆寒甚所致也

三十六　楚子傷目故書楚子敗績

此戰楚師未至於敗而楚子身傷故書楚子敗績也泓之戰宋公傷股師亦敗績故書師敗劉炫又云若君將被殺獲者復以殺獲者爲重既書師敗又書殺獲即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鷄父之戰獲胡沈之君是也

三十七 行父歸自苕丘不書至厭於公尊

釋例曰賈氏以為書執行父舍於苕丘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執之示已無罪也案傳因之苕丘以别

晉都無義例也公待于鄆與行父俱歸厭於公尊故不書行父至耳若欲示無罪則宜於執見義今既直書其執處絕不書至乃所以示終於見執非示無罪也穀梁以行父至不致者為公在故與杜義合也

三十八 德行詳義禮信戰之器也

詳則祥祥也古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為祥是祥用之以事神也今楚內棄其國內之民不行施惠是無德也外絕其鄰國之好不

得其利是無義也與晉結盟而復背之貫瀆齊同之盟是無詳也與人要言今背其語食消善言是無信也夏之二月農事正煩奸犯時節而動兵伐人是無禮也晉人無罪苟欲伐之疲勞下民以快己欲是無刑也六事皆無是無器也無器而戰其可勝乎上若有信民知所適上既無信不知所從其進與退皆得罪也吾不復得見子矣知其必死與之長訣也

三十九　周語杜注以先王言后稷

詩頌思文之篇美后稷之德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故杜以先王言之言先王后稷立其衆人無不得其中正也當堯之末洪水滔天人不粒食皆失其正性后稷耕稼以養之各復本性故無不得中正也

春秋左傳要義卷二十八